

曾熙
李瑞清
張大千

曾迎三編

廔

鶴

銘

雅集

上海辭書出版社

曾熙
李瑞清
張大千

陸
鶴
銘
雅
集

曾迎三編

上海辭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曾熙李瑞清張大千瘝鶴銘雅集／曾迎三編．—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326-3908-3

I. ①曾… II. ①曾… III. ①漢字—法書—中國—現代

②楷書—碑帖—中國—南北朝時代 ③《瘝鶴銘》—書法評論 IV. ① J292.28 ② J292.23 ③ J292.112.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080363 號

曾熙李瑞清張大千瘝鶴銘雅集

編 者 曾迎三

出版統籌 劉毅強

責任編輯 柴敏

裝幀設計 林南

出版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辭書出版社

發行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

社 址 上海市陝西北路 457 號

郵政編碼 200040

電 話 021—62472088

網 址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印 刷 上海界龍藝術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16

印 張 15.5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一版 201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書 號 ISBN978-7-5326-3908-3/J · 387

定 價 貳佰圓

慧
村



清
道
人



張
月



目錄

〇〇一	雄峙書史的『大字之祖』「丁超」
〇一二	鶴鳴師道不了情「陶喻之」
〇二三	《瘞鶴銘》原拓「水前本」
〇七一	曾熙臨《瘞鶴銘》
一一九	李瑞清臨《瘞鶴銘》
一四七	張大千臨《瘞鶴銘》
一九一	《瘞鶴銘》書體墨跡「曾／李／張」
二一七	《瘞鶴銘》書體對照表「原拓／曾／李／張」
二三一	歷代《瘞鶴銘》集評
二三八	後記

雄峙書史的『大字之祖』

丁超

《瘞鶴銘》是六朝摩崖石刻，原刻於鎮江焦山西麓摩崖壁之上，因自然原因山體崩落墜入江中，當江流之衝，與魚鯈為伍，不知凡幾百年矣。自宋有好事者訪問以來，即以驚世的藝術魅力雄峙書史，被歷代書家奉為圭臬，是中國書法史上具有坐標意義的書法名跡。

一、《瘞鶴銘》的前世今生

在中國書法史上，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這一時期書體的演變已全部完成，篆隸草行真諸體均已完備，並初步成熟。更由於文人、士大夫的介入、推崇，使書法藝術發生了由自發性到自覺性的完美過渡，從而形成了書法史上一個難以超越的高峰。《瘞鶴銘》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

《瘞鶴銘》是古人為葬鶴而作的一篇銘文，原刻於鎮江焦山西麓摩崖壁上。焦山乃長江中的一個小島，位於鎮江市區東北十公里。這裏遠離城市，滿山蒼翠，環境優雅，當大江之衝，是江海門戶，登臨其上又有極目壯觀之慨。東漢末年即建有佛教寺院，另有關中人士焦光在此





結廬隱居，為焦山一千八百多年人文歷史的發端。漢末以降，政治黑暗、戰亂頻仍，儒家思想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同時剛興起的佛教、道教、玄學等思想風靡一時，士大夫階層熱衷於道家的煉丹、服藥以逃避現實。據陳寅恪先生《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一文中的考證，當時高級士族信奉道教的就有錢塘杜氏（杜子恭、杜京為代表），琅琊孫氏（孫泰、孫恩為代表），王氏（王羲之、王凝之為代表），徐氏（徐道覆為代表），吳興沈氏（沈警為代表），高平郗氏（郗愔、郗曇為代表），陳郡殷氏（殷仲堪為代表），東海鮑氏（鮑靚為代表），範陽盧氏（盧循為代表），會稽孔氏（孔道隆、孔道微、孔靈產、孔稚珪為代表），義興周氏（周勰為代表），丹陽葛氏（葛洪為代表）、陶氏（陶弘景為代表）。這些高門士族或多或少都與鎮江有一定的關係，同時因鎮江是永嘉衣冠南渡的首站，一些澤被後世的皇皇巨著這時也在這裏誕生，如《抱樸子》、《文心雕龍》、《世說新語》、《昭明文選》等。故而《瘞鶴銘》誕生於此就是順理成章了。

它是這一時期文人士大夫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在道教中鶴是胎禽，是仙家的坐騎，是聖潔、清高的象徵，瘞鶴即是瘞己，把自己不能實現的理想和抱負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以期達到永恒的不朽。

《瘞鶴銘》自誕生之日起即默默無聞，亦不知何時墜入江中，至北宋初始為人所知，歐陽修在他的《集古錄》中說：『右瘞鶴銘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紀」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按：《瘞鶴銘》全文不過一百八十餘字，六百餘字恐是六十餘字之筆誤）碑無年月，撰者、書者祇列道號、不書姓名，但在甲子、不記年號，故不知何人何時所書，歷來爭議頗多。其在水中歷經風浪，殘損蝕泐的變遷過程一直很複雜，根據羅勇來先生的研究，《瘞鶴銘》直到北宋景德年間（一〇〇四—一〇〇七）尚『未甚殘缺』（南宋僧如玉《瘞鶴銘辯證》）。其後不久下半部分崩裂落水，崖壁所存之上半

亦漸湮沒，不為世所知。至慶曆八年（一〇四八）丹陽（即鎮江）郡守錢彥遠子高，於焦山脚下江中得殘石一塊，《鶴銘》方重現於世。錢太守即在焦山建寶墨亭，將此石與另三塊梁唐名刻一併置於亭中（李德裕《玉蕊花詩碑》、王煥之集王羲之書《陀羅尼經幢》、蕭綸《招隱剎銘》），並請當時閑居鎮江的詩人蘇舜欽、本邑名流刁約、蘇頌等作記傳以紀其盛。這是後來《瘞鶴銘》的考證與研究的發端。

不久，寶墨亭被毀，所存碑刻亦不知下落，具體時間無可考證，至南宋紹興年間（一一三一—一一六二），《瘞鶴銘》遭到一次人為破壞，趙彥衛《雲麓漫鈔》云：『紹興中訪舊本，有使者過，命工鑿取之。石頑重不可取，祇得十許字。又以重不能携，但携一兩字去，棄其餘。今通判東廳者是也。』南宋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時任丹陽文學的馬子嚴來焦山尋《瘞鶴銘》，從江中打撈出兩塊殘石，一為篇首部分，一為銘序文下半部分的三行字，這次打撈出的二石後亦佚失。到元代至順年間（一三三〇—一三三二），《瘞鶴銘》殘石裂墜殆盡。清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冬，閑居鎮江的蘇州知府陳鵬年為求遺文出之重淵，乃命工人割剔打撈，歷時三月，得殘石五方，計七十餘字。遂原刻行次，存者表之，亡者闕之，以摩崖的形式在焦山定慧寺旁建軒保護。抗戰期間，定慧寺僧將之藏於瓦礫之中，免遭劫難。

新中國成立後，鎮江市人民政府為保護優秀文化遺產，搜集四方石刻，在焦山原寶墨軒基礎上建立焦山碑林，二〇〇二年鎮江市人民政府對焦山碑林進行了擴建、維修，並專門建亭，保護、陳列，仍陳鵬年之制，循摩崖之古跡，不施丹黃，不事雕鏤，典藏《瘞鶴銘》於其中。近年來，鎮江焦山碑刻博物館通過舉辦多種活動，宣傳《瘞鶴銘》文化，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使《瘞鶴銘》這一古老的文化遺產煥發出新的生機。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瘞鶴銘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鎮江舉行，研討會提交的論文從書法藝術、歷史考據、文本鉤沉等各個方面全面系統地論述了《瘞鶴銘》的時代、作者、書法價值、書法美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〇一〇年五月，鎮江市文廣新局組織了兩次《瘞鶴銘》打撈文化行動，共打撈出水殘石一千多塊，經兩個多月的

辛勤工作，

其中三塊

殘石上的

『鶴』、『之遽』、『化』等四個字被初步認定為《瘞鶴銘》殘字。



二〇〇九年五月，鎮江市文化局在焦山碑林舉行了『瘞鶴銘』打撈大型文化行動階段性考古成果新聞發佈會，觸發了新一輪的『瘞鶴銘』熱。

二〇一一年鎮江市人民政府在中國書法家協會的大力支持下，舉辦了首屆『中國瘞鶴銘獎』全國書法作品展。

千年之前，一位不知名的隱士為悼念死去的家鶴，寫下了這篇著名的『瘞鶴銘』，並將其鐫刻在焦山臨江的摩崖上，他並沒有想到在其身後會引發世間衆多學者長達十幾個世紀的爭論。

二、《瘞鶴銘》的書撰者及文本之爭

《瘞鶴銘》見稱於世，不在《蘭亭》之下。《瘞鶴銘》自被發現以來，對它的書撰者、斷代、銘文內容、摹刻作偽等一直都有很大的爭議，見仁見智，下面就這幾個問題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關於《瘞鶴銘》的書撰者和年代，前人衆說紛紜，然不外以下幾種：

①王羲之說

最早記載此銘爲王羲之所書的是唐人孫處元所著《潤州圖經》（已佚），歐陽修《集古錄·跋尾·題瘞鶴銘》云：『按《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爲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從《潤州圖經》王羲之說者主要有宋蘇舜欽、黃庭堅、趙潛等，蘇舜欽有『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今傳《瘞鶴銘》』之句。

②陶弘景說

最早是宋人李石所著《續博物志》所載：『陶隱居書自奇，世傳《畫版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跡』。力主此說者爲宋黃伯思，他在《東觀餘論·跋瘞鶴銘後》中有詳細的考證：『此銘相傳爲王右軍書，故蘇舜欽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今傳《瘞鶴銘》」。文忠以爲不類王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況，云道號同。又疑是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弘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日真逸者，豈其別號歟？又其著《真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即十一、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又有「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及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銘》，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以銘即瓚書，誤矣。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去會稽而閑居，則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真逸」也。又未官於朝，及閑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有清一代的學者大都支持此說，如陳鵬年、汪士鋐、楊賓、翁方綱等，特別是清代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左右茅山井欄的發現，使陶說幾成定論。

③王瓚說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瘞鶴銘》，潤州揚子江焦山之足石巖下，惟冬序水退，始可摹打，世傳以為王逸少書。然其語不類晉人，是可疑也。歐陽永叔以為華陽真逸乃顧況之道號，或是況所作，然亦未敢以為然也。予嘗以窮冬至山中，觀銘之側近，復有唐王瓚刻詩一篇，字畫差小於《鶴銘》，而筆勢八法，乃與《瘞鶴》極相類，意其是瓚所書也。因摹一本以歸，以示知書者，亦以為然。其題云《冬日與群公泛舟此山》：「江水初不凍，今年寒復遲。衆芳且未歇，近臘仍夾衣。載酒適我情，興來趣漸微。方舟大川上，環酌對斜輝。兩片青石稜，波際無因依。三山安可到，欲到風引歸。滄溟壯觀多，心目豁暫時。況得窮日夕，乘槎何所之？」謫丹陽功曹掾王瓚。今刻亦漸漫漶，尚可讀也。有好事者，當試求之，以驗予言之或是也』。

④顧況說

此說完全是對歐陽修《集古錄》的斷章取義和《茅山志》載顧況道號華陽真逸造成的誤會。

另外還有其他幾種說法，支持者甚少，如皮日休、顏真卿、上皇山隱士等。

關於《瘞鶴銘》的斷代問題，一般認為是六朝時期的作品，宋人蔡襄《忠惠集》云：『《瘞鶴銘》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為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意，當是隋代書。』

《瘞鶴銘》的銘文及思想內容：

《瘞鶴銘》被發現時即已崩落江中，石碎字殘，銘文內容難以考定，然千百年來學術界的補佚考證仍代不乏人，現存最早的文本記載是唐人寫在佛經後面的（宋人刁約在金山經度中發現的），宋人邵亢、張堂都有對《瘞鶴銘》銘文的記載和考訂，內容基本相同，是研究



《瘞鶴銘》銘文最準確的依據。《瘞鶴銘》的研究在清代達到了巔峰，研究成果也非常突出。代表人物有陳鵬年、張昭、汪士鉉、翁方綱等。特別是張昭對《瘞鶴銘》銘文的考證非常嚴謹，他的補全原文圖達到了一百六十七字，是目前最準確的說法。現將前人考定全文及出水後定位圖各兩種列出以供參考。

①唐人本

鶴壽不知其紀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余仙鶴之遽也廼裹以玄黃之幣藏之茲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陰降跡華表留名真唯髣髴事亦微冥西竹法裏宰耳歲辰鳴語解化浮邱去莘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後蕩洪流前固重局我欲無言尔也何明爰集真侶瘞尔作銘宜直示之惟將進寧丹楊仙尉江陰真宰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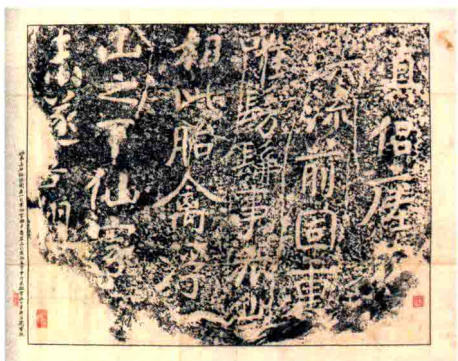
②邵亢考次本

瘞鶴銘有序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闕）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為『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為『寥』）廓耶奚奪（闕三字）遽也廼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闕四字）我（此字不完）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彼胎禽浮丘（闕二字）余欲無言尔（闕五字，當有『雷門』二字）去鼓（闕一字，當為『華』）表留（闕二字，當為『形義』）唯髣髴事亦微冥尔將何之解化（闕五字）入（不完，又闕二字）惟寧後湯洪流前固重局右害（廣シ）（六字不完，又闕七字）華亭爰集真侶瘞尔（闕二字，或文但止於此未可知也）丹楊真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③張昭補全本

瘞鶴銘有序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書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仙鶴之遽也廼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隱□□我竹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余欲無言尔也何明雷門去鼓華表留形義唯髣髴事亦微冥尔將何之解化□□□□□厥土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局左取曹國右割荆門□□爽塏勢掩華亭爰集真侶瘞尔作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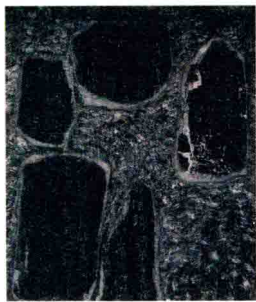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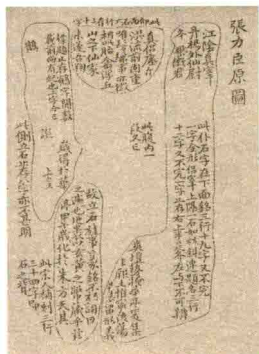
嶽徵君 丹楊外仙尉 江陰真宰

④張弢考訂《瘞鶴銘》圖

⑤《瘞鶴銘》原石圖（即陳鵬年出之江中者，今在定慧寺大雄寶殿左建亭置之）

三、拓本的流傳

《瘞鶴銘》傳世拓本較多，有真有偽，有優有劣。一般來講，康熙五十二年



（一七一三），陳鵬年挽《鶴銘》出水之前的拓本為水前本，之後的為出水本。水前本因石在水中，必待冬季枯水期水落石出方能模拓，尤為難得，然往往楮墨不精，全無神采，關於《瘞鶴銘》的難拓，前人頗有論及。楊賓《大瓢偶筆》云：『碑之難拓者，莫如《泰山銘》、《中興頌》、《峴巖碑》、《會稽山碑》、《瘞鶴銘》、《秦東門》三字；然往往於無

意中得之。』對於水前本和出水本的價值，應該說水前本比較珍貴，但水前本字數往往較少，且各家得字多少不一。



《瘞鶴銘》的水前本和清代以後的出水本流傳頗多，據目前筆者見過和了解的情況，大致有以下數種：

- ① 故宮博物院藏宋游似原藏（今三號石）剪裱本；
- ② 故宮博物院藏宋拓仰石（今三號石）整紙本；
- ③ 北京圖書館藏何紹基原藏水前本；
- ④ 明拓本（有汪士鋐松齋藏印）；
- ⑤ 上海圖書館藏明拓本（今三、四號石）；
- ⑥ 故宮博物院藏楊龍石原藏『華陽真逸紀也』及跋之六段；
- ⑦ 宋人補刻三十四字；
- ⑧ 鎮江博物館藏水前本；
- ⑨ 張廷濟藏水前本；
- ⑩ 徐州博物館藏同治五石整紙本（張伯英跋）；
- ⑪ 繆荃孫藏宣統拓本；
- ⑫ 近拓本；
- ⑬ 何紹基舊藏五號石拓本；
- ⑭ 鶴州本；
- ⑮ 日本大阪陸宗潤漢和堂藏本；
- ⑯ 上海圖書館端方藏本；
- ⑰ 俞復藏水前本、出水本（後爲無錫秦古柳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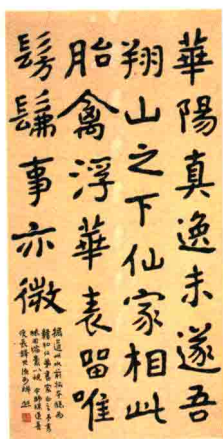
從拓本形態看，有冊頁本、單片本、全拓本、拼圖本，另外《瘞鶴銘》民間流傳的版本較多，主要常見的是冊頁，這裏不再一一列舉。

四、《瘞鶴銘》的藝術價值及影響

《瘞鶴銘》自被發現以來就一直受到歷代書家的推崇，北宋大書法家黃庭堅稱之為『大字之祖』，又云：『結密而無間《瘞鶴銘》近之，寬綽而有餘《蘭亭》近之』。『小字莫作痴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官奴作草欺伯英。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南宋曹士冕《法帖譜系》云：『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王澐《瘞鶴銘考》云：『其書法雖已剝蝕，然蕭疏淡遠，固是神仙之跡』，朱劍心《金石學·說石》云：『（《瘞鶴銘》）為南朝第一，謂如天際真人，蟬蛻塵滓，書中之仙。』

『南書無過《瘞鶴銘》，北書差有《石門銘》、《鄭文公》。』葉昌熾《語石》更將《瘞鶴銘》比作書仙，它的地位在清代至民國得到了極大的提昇，成為南碑的代表。

自宋以來，歷代學習《瘞鶴銘》的書家甚多，宋有黃庭堅、米芾、陸游，明有八大山人，隨着清代金石考據學的興盛，考證學習《瘞鶴銘》的風氣日盛，使《瘞鶴銘》的研究與學習幾成顯學。清代至民國學習《瘞鶴銘》，以《鶴銘》為題材的書法作品很多，從內容上看有集聯、節臨、通臨、意臨，形式上有對聯、條幅、屏條、長卷等。曾較多受益《瘞鶴銘》的書家有汪士鋐、乾隆皇帝、高鳳翰、鄭板橋、劉墉、吳熙載、何紹基、林企忠、趙之謙、沈曾植、曾熙、李瑞清、張大千、魏有成、徐悲鴻等。



總之《瘞鶴銘》與《蘭亭》一般，自出世以來即雄峙書史，聚訟紛紜，成為學者、書家的永遠鮮活的話題。今者上海辭書出版社以曾熙、李瑞清、張大千三人臨寫《鶴銘》結集出版，以饗廣大書法愛好者，囑余對《瘞鶴銘》的來歷、身世、際遇做一個簡要的介紹，故不揣鄙陋，綴成是篇。

（本文作者為鎮江焦山碑刻博物館館長）

鶴鳴師道不了情

陶喻之

中國書法史上，自東晉『書聖』王羲之《蘭亭序》真跡爲唐太宗隨葬昭陵而世間臨摹善本無多；兼以北宋金石學勃興，因而傳爲江蘇鎮江女婿的王羲之（王羲之夫人郗氏乃以郗鑒爲首東晉鎮江書法世家之女）書刻於長江焦山壁間的《瘞鶴銘》摩崖刻石，日漸凸顯其藝術魅力而博得後世書家觀摩青睞持續綿延不斷。『山陰（浙江紹興）不見《換鵝經》，京口（江蘇鎮江）新傳《瘞鶴銘》。……我久臨池無所得，願觀遺法快沉冥。』——北宋詩人蘇舜欽以詩歌形式發佈的這條新聞快訊，就是當時人們渴望一睹《瘞鶴銘》風采爲快的極好例證。一直到被譽爲『中國中世紀最後一位詩人』的晚清龔自珍，尚有『從今誓學六朝書，不肄山陰（指王羲之）肆隱居（《瘞鶴銘》一說係南朝梁代隱士陶弘景書）。萬古焦山一痕石，飛昇有術此權輿』；『二王（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祇合爲奴僕，何況唐碑八百通？欲與此銘分浩逸，北朝差許《鄭文公》』這樣的稱許，說明《瘞鶴銘》摩崖在坍塌沉江出水後的碑學書法鼎盛期，依然贏得衆多書法愛好者的賞識臨摹。

事實上，得《瘞鶴銘》書韵的書壇『宋四家』之一黃庭堅，早曾開宗明義高調提出所謂『問誰學之果《蘭亭》，大字無過《瘞鶴銘》』（《以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的那句千古定論，也是贈予『字裏藏穎秀勁清』的同道書友丘敬和的。祇不過黃山谷和丘十四即臨摹的《瘞鶴銘》書帖或刻帖，均未傳世而令人不得要領；幸好民國初期竭力推崇《瘞鶴銘》書法的知名書法家曾熙、李瑞清及其高足、現代書畫藝術大師張大千傳習《瘞鶴銘》墨跡遞藏至今，足以讓人了解近百年前書壇師承《瘞鶴銘》書法的生態脈絡。

先說李瑞清，正是近代集教育、書畫和文學家於一身，入民國後改黃冠束髮而一襲道士裝扮的清道人（號梅庵）。他